

开辟中医学第二战场——中医诠释的研究

To Explain the Theory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with Mod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杨学鹏

(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所,研究员 北京 100700)

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振兴中医这一重要课题,不仅中医界在认真思考,也受到举国上下的关注。不少热爱中医的学者纷纷献计献策,或者根据自己的经验为传统医学设计发展道路,绘制蓝图;或者推荐本专业的模式、方法;或者用自己本专业的知识解释中医;或者用自己本专业的尺度评价中医。诚然,这些模式、方法对于他们各自的学科都是有效的、成功的,但是对于传统医学则未必适用。只有切合实际的方法才是有效的方法,这是一条朴素的真理。因此,有效的方法只能从传统医学自身去找,而不能生搬硬套。为了寻找振兴中医之路,须从研究其特殊性、复杂性入手。事实上,报刊上不乏评论中医特点的文章,然而中医界仍有“后继乏术”之叹。这是什么原因呢?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许多论述习惯作静止的罗列,缺乏从动态、交互作用的角度去分析,没有找出主要矛盾。实际上,特殊性、复杂性研究透了,问题的症结揭示出来了,方法自然就有了。

一、特殊性

传统医学形成于古代,属于古代文化模式。中国古代哲学在中医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特别是阴阳五行,中医理论就以阴阳五行为框架。传统医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涉及各种学科,如古天文学、古气象学,以及数学等等。传统医学的指导思想和科学基础都属于古代文化。

中医典籍都是用古汉语写成的,给阅读带来一定困难。然而古今语言的隔阂并不是主要障碍,困难主要来自理论本身。中医概念玄奥,如阴阳、气等令人费解。中医概念一般不作定义,而为隐义、喻义和潜义,且多歧义。与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理论清晰、准确、条理分明的阐述方式不同,古医书的文字如流水行云,让人感到迷茫费解。况且,理论的精髓又往往可意会不可言传。中医理论一直保持着古文化

形态。古文化形态与古代的价值观有关,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指出:“古代思想家认为知识与行为不可分为二事,因此不重视独立知识体系的建设。”古文化形态又与中国古代重领悟而不重论证的思维方式有关,同一书又指出:“……在实践中,体验久久,忽有所悟,直接写出即成著作,而不作逻辑和文字上的推敲。”总之,传统医学纯属古代文化模式。这一特点,我们称之为历史性。这是传统医学与西医学的不同之处。

现在,中医仍是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医学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有疗效,而且简便易行,药源丰富,费用低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尚不富裕,而且人口众多,中医适合于中国国情。因此,古老的中医至今在中国大地上仍然春意盎然。这一特点,我们称之为实用性。这是传统医学与一般古代文化的不同之处。

现在,不少古代文化已从地球上消失,遗存的古代文化多数列入文物、古迹的行列,进了历史博物馆。传统医学作为古代文化到现在还是中国医疗保健事业的支撑力量之一,这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传统医学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

传统医学与西医学不同,与一般的古代文化也不同。传统医学的特殊性在于它属于古代文化,而又未失掉实用价值,既有历史性,又有实用性。任何其他学科没有这种或类似的特点。振兴中医的探索要从研究其特殊性开始。

二、复杂性

我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丰富,研究传统文化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诠释。诠释意为梳理原义,用现代语言说明。国外有一种看法,对于现代人而言,古代文化可视为一种“密码”,如古巴比伦文字、玛雅文化等都具有密码性质。古代文化须经“破译”,译出“密码”的原本意义,才能理解,才能阐明。可

见,对待古代文化已经形成某种共识,认为破译诠释是必需的。传统医学的古文化形态是密码性质的典型标志,因此对于传统医学,破译、诠释也是必需的。

上述分析虽在情理之中,然而却又在意料之外,因为中医习惯于“一切离不开临床”。医生的职责是治病,医生离不开临床是毫无疑义的。然而,临床实践对中医还有更为复杂的意义。传统医学形成于古代,古代知行合一的价值观和重领悟而不重论证的思维方式在传统医学中有深远影响。病人求医是为了治病,而不是听医生讲课。医生临床是对已有知识的运用。古人认为,临床与知识实为一事,无需细加说明。论证是诉诸语言的分析、陈述;领悟是无言的理解。中医在临床实践中,一点一滴地体验中医理论,长年累月,逐渐摸索到要谛,达到无言的理解和领悟。历史上,所有的中医都是通过领悟走出一条路子的,并形成了一个逾越千年的传统,越过诠释,在临床实践中学会运用中医理论为病人诊治。换言之,中医在临床实践中学会使用“密码”治病,而不去破译“密码”。实际上,传统医学处于“用而不译”的状态。

经过漫长的岁月,传统医学的历史性愈加浓重。今天,人们想直接便捷地理解传统医学并非易事。传统医学不是文物,而是有生命力的。如果我们陶醉于其光荣的传统,无视其历史性与时代之间客观存在的巨大反差,认识就陷入了误区。“用而不译”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破译,而是我们习惯于传统的靠体验运用中医理论治病,破译显得没有必要,诠释被历史地忽视了。

诚然,仅就临床而论,并非就离不开诠释,即使不诠释,沿续下来的临床方式仍能维持运转。然而,从发展和传播角度看,破译势在必行。传统医学的古文化形态制约着中医走向世界。尽管国际上出现中医热,中医传播的势头仍十分缓慢。我国的四大发明很早就传播到世界各地,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起了积极作用。四大发明是技术,可以直接运用于实践;对于传统医学,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国外做不到中国传统式的用而不译。外国医生一接触中医立刻就想用于临床,这是天真的幻想。对于外国人,中医理论不破译就是莫明其妙的东西,不可能得到传播和应用。中医理论只能在破译的基础上传播,只有在破译的基础上才能与现代科学接轨,并为国外所用。

现在,中医教育已改变了传统的师带徒方式,建立了中医院校。但是中医教育与中学教育之间的衔接仍存在隔阂。中医院校学生的学习不但比理工科学生、西医院校学生困难,而且比古代哲学专业的学生也困难,因为古代哲学一直在诠释之中。不言而喻,中医理论全面诠释之后,中医教育的难点

就会迎刃而解。

考察中医学史,几千年来传统医学从未停止过发展。现在,中医、中药也开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这样的发展是有限的,仅仅是在原有框架下添砖加瓦,并没有触动框架。换言之,是在维持古文化形态的前提下发展,谈不上由古代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此外,科学技术的利用也是有限的,如果被研究的主体还讲不清楚,无论技术多么先进,使用起来也难以避免盲目性。破译、诠释是用现代语言阐述古代文化的原本意义,赋予其新的表现形式,为由古代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清理基地,铺平道路,也是转变的一部分。破译是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

总之,传统医学的复杂性表现为其历史性与实用性之间的矛盾。中医依靠体验运用中医理论的传统方式,造成对诠释工作熟视无睹的局面。诠释工作迟迟不启动势必阻碍了传统医学的发展。历史沉淀对传统医学起着划地为牢的负面作用。时至今日,历史惰性与时代的冲突已十分突出,打破僵局的有效举措就是诠释。现在,诠释传统医学具有战略意义。诠释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这在一般的诠释学是难以想象的。传统医学作为一门实用学科,其发展受限于临床以外的因素,也是始料不及的。这样的复杂性是任何其他学科所未曾见过的。

三、开展中医诠释的研究

随着我国现代化的推进,人们对中医的要求不会永远停留在“简便易行、费用低廉”的水平,而有更高的期望,盼望着传统医学早日跟上时代步伐,立于世界现代科学之林。根据传统医学的特殊性,合理的配置应有临床和诠释两个阵地,这是任何其他学科不曾有过的。西医学仅有临床一个阵地,而古代哲学只有诠释一个阵地。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事实上的不平衡,诠释迟迟没有启动。如果我们把临床称为第一战场,诠释则是第二战场。现在该着手开辟第二战场了。

不能说历史上对传统医学没有诠释,但这些诠释是古典式的诠释,一味地溯源,主要依靠古代哲学。事实上,如若我们亦步亦趋地模仿古人,我们不会比古人更高明。笔者认为,溯源是必要的,但不能停留在溯源上。我们讲的诠释是现代意义的诠释,根据新的参照系进行解释和评价。现代意义的诠释凭借人类迄今所积累的知识,其中大量的现代科学知识,同时,根据现在的认识水准评判传统医学的作用和价值,发古人之未发。诠释从古代模式出发,并非回归古代模式,而是把传统医学转化为贴近时代的学问,并面向未来。形象地讲,让现代科学接过古代哲学手中的接力棒,继续跑下去。

诠释不是用西医解释中医。西医学和现代科学不能划等号,西医学是众多现代学科中的一分支。囿于西医学将大大限制中医的学术视野,因为传统医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涉及天文学、数学等等。况且,中、西两大学术体系相去甚远,一些中医基本概念,如阴阳、气等等,西医很难理解。破译也不是把古医书由古汉语译为现代汉语,即使这样做了,字面上没有的东西仍然没有,说不清楚的地方仍然说不清楚。破译、诠释就是找出中医理论原义、深层意义,理清关系,理出条理,用现代语言予以阐明,并作出科学的评价。诠释是传统医学基础研究特有的一项内容,其他自然科学(如西医学)却没有。

诠释意味着沟通古今中外,具有大交叉学科性质。传统医学内容丰富,不仅包括医学、药学,而且涵括了高层次的人体生命科学,诠释工作十分浩繁。历史的沉淀如此之久,以至于破译的难度相当大。但是世界上没有破译不了的密码,只要认真对待,谜底必将会揭开。阴阳是最神秘的概念,阴阳概念用于中医临床几千年而未遭淘汰,肯定有其独特之处,只不过其意义潜于深层。笔者试着破译阴阳,经过几年潜心探索,最后揭示了人的阴、阳二气,从功用上讲,与用现代科学描述系统的状态变量等价。传统医学用阴阳总结了人体主要的生命规律。对照现代科学,这些规律是科学的,可以理解的,而且很有特色。笔者的工作尚还粗糙。指望一朝一夕就得到一个完美无缺的“译本”是不现实的,破译要经过反复琢磨才能逐步完善。不过,即使一个粗糙的“译本”与不破译也有质的区别。

中医历来重视文献工作。文献工作是诠释的准备工作,诠释是在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的。

诠释工作的性质、内容与临床不同,其工作有

相对的独立性。医生离不开临床,诠释不可能由临床医生承担,需要有一支专业队伍。传统医学的人员配置应有两支队伍,一支是临床,另一支是诠释。临床是主战场,诠释是第二战场。诠释工作具有大交叉学科性质,其人员配置除了中医还需有哲学、古汉语、基础科学、系统科学、天文学、计算机等多种专业人员。诠释队伍与临床相比虽小,但是学科齐全,热爱中医的非中医界人士在这个领域里可以大有作为。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医学是被诠释的主体,其他学科是工具。切忌以其他专业为尺度衡量传统医学,或将其他专业的框架强加于传统医学,否则,会歪曲、阉割传统医学,而走入歧途。

古文化诠释中争鸣时有出现,因为年代久远难以检验,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传统医学的诠释工作较其他古文化研究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因为它有现实的检验尺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诠释可以通过临床实践来检验、印证。中医的实用性可以为破译提供试金石,这是其他古文化研究望尘莫及的。诠释经过临床实践的检验将会逐步得到修正、充实和完善。

就学科性质而言,诠释传统医学不会比诠释古代哲学更困难。古代哲学的现代诠释是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的,至今成绩斐然。当然,哲学家无需面对病人,可将全部精力用于诠释。传统医学的诠释工作只要脚踏实地地从头做起,同时借鉴其他古文化诠释的经验,前景是乐观的。

本世纪末,各学科纷纷展望 21 世纪的发展前景。对于具有高度特殊性和复杂性的传统医学,现在进行战略研究尤为必要。诠释对传统医学不是目标,而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过渡环节。在 21 世纪,中医诠释学的启动和发展,必将促进传统医学的飞跃。

(责任编辑 肖庆山)

(上接第 25 页)

动脑、勤于动手的习惯。这才是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软件人员素质的途径。我国软件产业界,应向有关大学施加影响,直接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加速解决这个问题。单纯指望教师的自觉,恐怕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现状,因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很深的根源。

前面已经谈到,我国目前很缺少有经验有水平的能指导与组织大型软件应用系统工程技术的领导人才,这是我国软件技术水平落后的又一标志。这种人才不是靠读书本所能培养的,在有一定书本知识的基础上主要应靠积累实践经验。关于这个问题又有一种误解需要澄清。有些人希望近十年来派出的大量留学生得了高层次学位后回国来起这种作用。事实上国外大学的博士学位主要是培养研究能力,特别是理论研究能力。他们一般说来对大型工程的实践经验也很少。据了解,我国软件方

面的出国研究生,在国外得了学位后从事实际大型工程项目技术指导的人很少。除个别外,很难期望这批人来解决国内迫切需要的、指导和组织大型软件应用系统工程技术的领导人才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恐怕只有依靠国内软件技术界的力量,但也不妨聘请一些国外(甚至一些已退休的)有经验的老软件工程师作为教练或顾问,以加速我国这方面人才的成长。

国家领导机关在抓软件政策方面也有失误。“七五”、“八五”关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分配明显地对软件技术的扶持有所忽视。比如,“863”攀登计划所支持的是人工智能与新型计算机,软件基础研究只能靠很少一点基金资助。可是近年国际上新型软件平台和工具日新月异,作软件基础研究的人均无力购置。

(责任编辑 刘先曙)